



女生地带.com

NUSHENGDIDAI.COM

谁

夏晓方 著

寄给你 紫色的信

SHUI JIGEI NI ZISE DE X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女生地带.com

NUSHENGDIDAI.COM

谁
寄给你
紫色的信

SHUI JIGEI NI ZISE DE XIN

夏晓方::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夏晓方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女生地带 .com)

ISBN 7-02-005646-6

I. 谁… II. 夏…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330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 康 责任印制: 周小滨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

Shui Ji Gei Ni Zi Se De Xin

夏晓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6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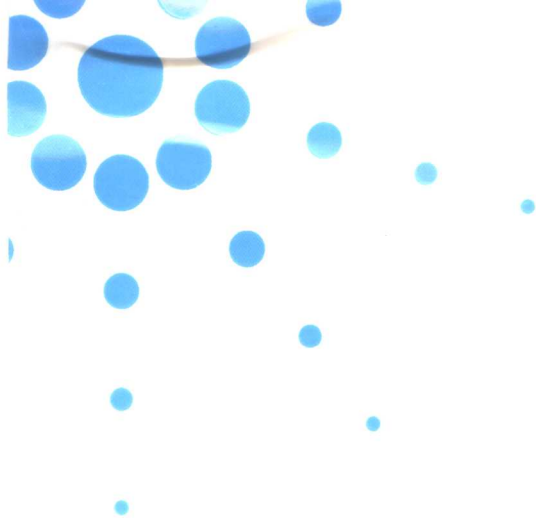
定价 26.00 元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

一个文静的女孩，一个非常喜欢小狗的女孩，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一封突然而至的鸡毛信，带领我们慢慢走进了她的校园生活：“养蚕”、“养狗”、“打架”、“帮助同学转学”、“教训欺负同学的坏孩子”、“告状”……带领我们认识了她的一大帮个性鲜明的小学同学：矮子兵头领张增、尼姑吴添、酒壶张久官、导弹郑丽敏、大提琴孙佳欢、长颈鹿钟鸣……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调，给我们讲述了当下小学生的真实生活：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考试压力下的无奈和不平。



谁
寄给你
紫色的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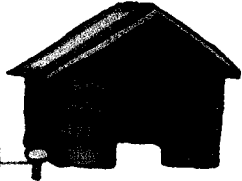
目次



第一章	一封特大鸡毛信	1
第二章	大战八十回合的代价	10
第三章	生来自由	21
第四章	大难不死的蚁蚕	33
第五章	一棵桑树	55
第六章	最好挂到天花板上	71
第七章	一位叫“猪头”的纪律部长	92
第八章	弗兰妮	101
第九章	离家出走	115
第十章	楼老师哭了	125
第十一章	野生大青蟹	135
第十二章	三百九十五道多位数“四则混合运算题”	148
第十三章	帮帮导弹	174
第十四章	告状无效	190
第十五章	不可小看矮子兵头领夫人	200
第十六章	想像的威力	211
第十七章	教导主任	224
第十八章	一本书和一个女孩	233
第十九章	疲劳过度综合征	239
第二十章	口袋里的狗	247



第一章



一封特大鸡毛信

岑盎带着一个秘密，噤噤噤冲下楼去。

出了楼道门，还没走上几步，秘密差一点就泄露了。一个男孩站在老远的地方，冲着她喊道：

“岑盎，你带蚕盒了吗？”

岑盎向那男孩跑去，一边跑一边摇着手，叫他不要喊。跑出有十几米远，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看六楼的窗户，那里没出现老爸的脑袋，便放下心来。

男孩向她跑了过来。

“你怎么了？”

“小心我爸爸听到。”

“你没告诉你爸？”男孩抬起头问岑盎。男孩叫张增，个子矮得出奇，上五年级了，看上去像二年级小朋友。

岑盎诡谲地笑笑。

“我知道了，”张增说，“你想……先斩后奏。”

“我下午再告诉他。”岑盎说。

岑盎是一个圆脸蛋，四肢修长的女孩，长着一双秀气的眼睛。没有梳辫子，两束头发垂在脑后，像两条粗大的狗尾巴草。

“我妈不准我养蚕。”张增走在岑盎身边，比她整整矮一个脑袋，“她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

说我要是敢拿一条蚕回家，她就把我 and 蚕一起扔出门去。”

“哧，哧……”岑盎笑了。

张增问道：“我说，蚕爱不爱吃青菜呀？”

“不爱吃。”

“这么挑食的。”

“这不应该叫挑食，”岑盎纠正他说，“你给狮子吃青菜，它爱吃吗？”

“我记得有一种蚕，就不吃桑叶……”

“是不是柞蚕？”

“这我忘记了，样子像毛毛虫。”

“那就是柞蚕嘛。”今天早上，岑盎因为高兴话也比平时多了，“柞蚕看上去挺怕人的，身上长着褐色的刺毛。”

“赵婷婷的蚕会不会长出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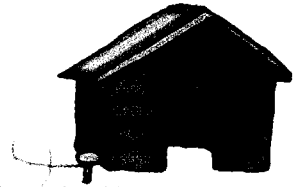
“不会。”岑盎笑了。

“万一长出来了呢？”

“不可能的。”岑盎又笑了。

她们班的赵婷婷有一张蚕种，这件事大家早就知道了。上学期，赵婷婷把蚕种带到学校来，让全班同学见识了一下。她对大家说，她爸爸的奶奶从前是养蚕的，养了满满一屋子蚕。到了晚上，走进那屋子，里面吵翻了天。成千上万条蚕一起吃桑叶，那发出来的声音，就像千军万马向你杀过来。大家都听得出神，谁也没有想到：软乎乎的蚕宝宝，原来还有这么一手！一个男孩听了后，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要是把这声音录下来放在城门上放，诸葛亮就不用唱“空城计”了。大家开心地大笑，一时间，都觉得自己生错了时间，要是早出生五十年，就能到赵婷婷爸爸的奶奶家去，听一听那神秘的“杀声”，顺便还可以要几条蚕来养养。赵婷婷是语文课代表，口齿伶俐得很，她见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就去打开她那只粉红色的小猪钱包，郑重其事地取出一片纸片，让大家看上一眼。大家看到一片灰色的小粒子，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纸上。

前天晚上，赵婷婷把蚕种放在被窝里做“加温”试验。早上醒来一看，赶紧停止了试验。那些小东西，一大半从“壳”里爬了出来，黑压



压的一片，竟有好几百条。这下子，赵婷婷可傻了眼：这么多的蚕，她一个人哪养得过来？她第一个去找岑盎，问她想不想收养几个可怜的“孤儿”。岑盎一听，高兴地蹦起来，想，想，她真想养一群蚕宝宝呢。

出了小区大门，张增说了声：“有车！”撒开两腿向前跑去。

“等等！等等……”他一边跑一边喊。

但是，张增还没跑到车站，汽车已关上车门，慢慢地驶出了车站。

张增一看汽车要开走，急了，飞身冲下人行道，张开两臂拦在马路上。汽车停了下来，打开了车门。

“对不起，有紧急事情，紧急事情……”张增一只脚踩在车门上，他没有上车，扭过头去等岑盎。

岑盎一边跑，一边笑，她刚上车，咔嚓一声，车门在她背后关上了。汽车迅速启动，岑盎一个趔趄，书包撞在车门上，她赶紧握住扶手，刚站稳身子，车厢中间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矮子兵头领，你好！”

张增转过身去，看到一个芋艿头似的圆脑袋，正嬉皮笑脸地冲着他笑。他也喊了一声：

“尼姑，你好！”

这一声喊，很有用。车厢内的乘客大笑起来。那个司机也笑了。

“矮子兵头领”是张增的外号，“尼姑”是芋头男孩吴添的外号。为了“矮子兵头领”这个外号，张增还和吴添打过一架。

那是发生在一年级的事情。有一天自修课上，张增好端端地坐在位子上写作业，吴添忽然站起来说：“张增哟张增，你是一个矮子兵头领。”张增一听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大怒，发疯似的从第一桌蹿到最后一桌，一头向吴添撞去。同学们也跟了过去。教室里，一下子变得异乎寻常的安静。战士和观众，谁也不出声，整个场面像一场激烈的无声电影。吴添退到了黑板报上，张增的头还在他的肚子上。男孩们紧捏拳头，女孩们两眼放光，她们又兴奋又紧张，怕老师突然闯进教室来。在喘气声和低低的咒骂声中，忽然，“欧——”人群中发出一声喊，轻量级不敌重量级，张增躺在了地上。吴添捉住他的两只手，涨红了脸说：“张增是……”他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



刚说到“是”，张增探出嘴去，飞快地在他的手背上咬了一口。吴添号啕大哭起来。

那时，吴添已经是班上的一号混球。入学第一个星期，他就和同学打了五次架，平均每天一次。据说，这吴添从小就无法无天，一学会用脚，第一个动作，就是踢了他奶奶一脚，把他奶奶踢得心花怒放。一学会抓东西，就抓起奶瓶，扔在他妈妈的脑门上。他奶奶高兴地说：“我家这个孙子呀，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小名就叫“和尚”。

张增的同桌女孩郑小丹，见“和尚”像婆娘一样坐在地上大哭，觉得机会来了，就喊了一声：“尼姑！”吴添一听，哧溜一声，把鼻涕吸了回去，不哭了。但是，已经晚了一步。因为天下所有的外号，都是那种超级强力胶，一粘就牢。吴添气急败坏地反抗了一阵，但又不能和全班同学打一架，只好恨恨地接受下来。时间一长，“尼姑长”“尼姑短”地叫着，他听了也觉得蛮顺耳了。

两个男孩在汽车上碰到后，又斗起嘴来。你一句，我一句，骂对方。

岑盎微笑着望着他们，一声不吭。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外面，她是一个沉默、少言的女孩，除非有人和她谈狗，或者谈一本她感兴趣的 书，这时她才会变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现在，她心里想着蚕宝宝，没兴趣听他们斗嘴。她只希望汽车开得快点，让她早点到学校。

到学校后，她先把蚕养在瓶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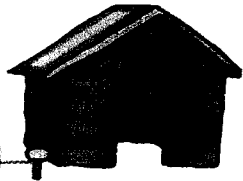
岑盎本想带一个盒子来，但一时找不到盒子，就随手抓起一个药瓶，倒光了里面的药，塞进了衣袋。这个小瓶子够大了，她不是贪心的孩子，赵婷婷问她要几条蚕，她想了想，要了三十条。三十条蚕，不算少了，长大后要喂它们好多桑叶呢！还得用一个大盒子来养它们。想到长大后那些白白胖胖的大蚕，岑盎高兴地笑了。

张增和吴添还在斗嘴。要不是看到了一个女同学，他们会一直骂到下车。

“孙佳欢！”

汽车遇到了红灯。张增扑到车窗前，喊了一声。

马路上，一个肤色白皙的女孩，从摩托车后座上抬起头来。她戴着



一顶红色的头盔，看上去很像一个白人宇航员。

“岑盎也在这里！”张增又叫了一声。

岑盎来到车窗边上。

孙佳欢高兴地喊道：

“岑盎！”

孙佳欢和岑盎是好朋友。岑盎向孙佳欢挥挥手。

“岑盎，今天中午咱们……”孙佳欢说。

“什么啊？”

岑盎没听清孙佳欢的话。绿灯一亮，摩托车载着孙佳欢一溜烟走了。

岑盎走进教室，发现一大群人围在赵婷婷桌前。

“赵婷婷！”她喊了一声。

“我给你留出了。”赵婷婷尖尖的童音从脑袋缝里传出来。

岑盎拿出药瓶，拧开盖子，呼呼往里吹了几口气，在人群外等着。

一会儿，人群散开了。没想到，人群散开时，赵婷婷手中已经什么也没有了，那只蚕盒，也被抢先一步赶到的吴添“接管”去了。

“我的蚕呢？”岑盎心里一凉。

赵婷婷生气地说：“被酒壶抢走了。”

“酒壶”是班上一个男孩，叫张久官。

岑盎去找酒壶，酒壶伸出一个指头，在她的鼻子前晃了几下：“一元钱一条！”

岑盎转身就走。她知道张久官的为人，不想和他纠缠。她沮丧地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她白高兴了一场。

“你干吗不挤进来？”赵婷婷走了过来。

“算了。”她摇摇头，放好书包，趴在课桌上。

岑盎不喜欢与人争先。人多的地方，她总是超然地站在一边。因此，她常常是最后一个得到球，最后一个拿到票子，最后一个上车。这些她都不在乎。她天生喜欢遵守秩序，爸爸说，她身上有一种“高贵的谦让态度”。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



但是，这种谦让的“结果”，却几次让爸爸勃然大怒。上幼儿园时，有一阵子岑盎迷上了秋千，每天下午放学后总要留下来玩一会儿。幼儿园里只有两架秋千，玩秋千的孩子很多，秋千前排起了长队。好不容易轮到岑盎玩了，却常常被那些“眼明手快”的孩子抢了去。有一次，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声道：“这里有没有家长？懂不懂秩序？”

另一次发生在麦当劳。岑盎想吃冰淇淋，就拿了钱自己去买。爸爸在街上等她，足足等了二十分钟，还不见她出来。爸爸进去一看，发现她被一群大人挤到了柜台的角落上。她的小手用力地向前伸着，但她的手臂，无论如何不如那些后来居上的大人们长，所以每一次都轮不到她。爸爸一看，火了，朝服务员吼道：“你看这孩子等了多久了！”把全店的人都吓了一跳。经理闻讯赶了过来，忙不迭地道歉。爸爸说：“告诉你们的员工，应该留心孩子。他们争不过大人……如果大人要跟这么小的孩子争的话。”他不无鄙夷地补了一句。

那一年岑盎六岁。

下午，岑盎回到家里，把书包一扔，坐在窗前吹起了竖笛。竖笛声悠长而忧伤，像她的心情。本来，现在到了向爸爸公开秘密的时候了，可是她没有秘密了。

忧伤的笛声，像一个心领神会的暗号，把爸爸引来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女儿放学到家，吹起竖笛，一准有事。

“赵婷婷有很多蚕，说好了给我的……”岑盎要哭鼻子了。

“你想养蚕？”爸爸问道。

岑盎点点头。

“后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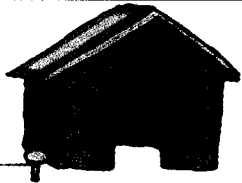
“他们把我的蚕抢走了。”

“谁？”爸爸问，“谁把你的蚕抢走了？”

“张久官。”

爸爸知道那男孩。

“养蚕需要桑叶，”爸爸想了一下说，“也许养了几天，他们就不想养了。你可以事先和他们说一声……”



“还会被他们抢走的。”

“今天作业多吗？”爸爸问。女儿过度疲劳后，往往会情绪低落。

“还好。”

“这样吧，你先休息一下，看一会儿书。”

“想争，我也争不过他们。我天生就争不过人家。”岑盎低低地说。

“对了。”爸爸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有一封信。”

爸爸走出屋去。进来时，手里拿着一个五颜六色的毛茸茸的大东西。

“这是什么呀？”岑盎问。

“你的信呀。”

“信？”

岑盎接过来一看，乐了。这东西也能叫信吗？天下竟还有这种奇特的信？信封比一本书还大，四边上粘满了染过色的鸡毛。那五彩缤纷的鸡毛，是从毽子上拔下来的。

“谁寄来的？”爸爸问。

“我不知道呀。”

信封上没写寄信人的姓名，只写了地址，信是从江东寄过来的。谁住在江东？岑盎没有一个同学或朋友住在江东。看信封上的笔迹，却有点儿眼熟。这到底会是谁呢？谁给她寄来一封这么滑稽的信，打算逗逗她？岑盎又猜了一会儿，还是没猜出寄信人是谁，就拔掉鸡毛，剪开封口，决定弄它个水落石出。

打开信封，岑盎又乐了，这么大的一个信封，里面却空空的，只放了一张巴掌大的信纸。

信上写道：

岑盎：

你好！

没想到吧，我会给你写信。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你了。我在青岭小学，和你们在一起，有你，有甘萍萍，有孙佳欢，还有赵婷婷她们。你在给我们讲故事，讲的

谁寄给你紫色的信



好像是一只狗，被一个孩子救出来了。我记得，以前女同学玩游戏，常让你当妈妈。你当起妈妈来，还真像呢。

今天早上，我大哭了一场。我不想在这里读书，我想转回来。这里读书，每天作业多得做不完。这里的学生也怪怪的，我根本不想和她们做朋友。

你说学校还要不要我？你替我去高老师那里说说好吗？

我现在很痛苦。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人来关心我。

SOS……SOS……

郑丽敏

一个大眼睛、瘦削脸的女孩出现在岑盎眼前。她一直坐在岑盎的前面，常回过头来向她笑笑，低声和她说了几句话，说完后，马上又把头转回去了。她身子瘦瘦的，性格也很文静，可你别想欺侮她。她和酒壶打过一架，和吴添也打过一架。和两个混球都打过架的女孩，班上就她一个人。在那两次战斗中，酒壶和吴添都没占到便宜，以后再也不去惹她了。郑丽敏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导弹。

去年，导弹转走了。一些同学很羡慕她，因为她转到名气最大的一所小学去了。她转走后，和这里的同学断了联系。大家以为，郑丽敏成了名牌小学的学生后，看不起老同学了。就在大家几乎把她忘了时，岑盎却突然收到了她的一封信。

“爸爸……”岑盎拿着信向厨房跑去，她又恢复了正常，“信是郑丽敏写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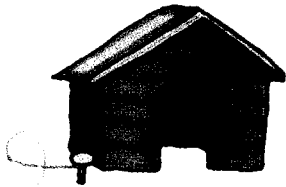
“哪个郑丽敏？”

“咱们住在青岭街时，她和孙佳欢一起来过咱们家，长得瘦瘦的，个子跟我差不多。”

“嗯……好像有印象。”爸爸回忆着。

“她不在我们班了。”

“到哪儿去了？”



“上学期转到海书小学去了。”

“她是你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她是甘萍萍的朋友。”岑盎拿起信看了一眼，“爸爸，你说转出去的人还能转回来吗？”

“那要看情况了。”

“郑丽敏说她不想在那里读书。”

“为什么？”

“她说那里不好。”

“什么不好？”爸爸问。

“作业很多。”

“哦。”爸爸应了一声。

“我去给她写一封回信。”

“邮票在我抽屉里。”爸爸说。



谁
寄
给
你
紫
色
的
信

第二章



大战八十个回合的代价

这年春天，岑盎在青岭小学上五年级。

二十年前，青岭小学是这座城市里最好的一所小学。房子是新盖的，还有一个大大的操场。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几所小学，考上重点初中的学生比它多，新盖的教学楼、新修的跑道比它更漂亮，青岭小学的名声就下跌了。但它毕竟还是一所老牌名校，那些不能把孩子送进“应试教学”成绩最骄人的学校的家长，就把目光瞄准了它。

岑盎上学那年，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中，大部分都是掏了钱进去的所谓“择校生”。那些做父母的要是肯出双倍的钱，他们的孩子还能进“双语班”。所谓“双语班”，也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又学汉语，又学英语。

岑盎那时住在青岭街上，和其他住在这条街上的幸运孩子一起，没花一分钱，入了学。根据就近入学的原则，青岭街上的孩子属于青岭小学的“地段生”。学校真希望那条街上没有一个孩子，但这显然不可能。于是就希望孩子少一点，比如说只有三四个，但这也不可能。报名那天，呼啦一下拥来了一大群青岭街的家长，一个班级的名额便泡汤了。学校很恼火，又没办法，只好咬咬牙收了下來。但是，为了把出过钱的和没有出过钱的学生区分开来，就把“地段生”们集中起来，编了一个班。

这个决定，对“地段生”们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它是一件“致命”的大好事。

这帮地段生，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左邻右舍，光屁股时，就在一块儿玩了。现在嘛，哇——！又坐到一个教室里，这不是很棒吗？太